

好看小说

# 用戏谑的方式讲一个闹剧般的故事

□赵松

书橱一角



本文作者李义福的书橱一角

## 置顶的签名书

□李义福

我爱好读书，喜欢藏书，兴趣所致也写书。因此，除自己购书外，也有文友慷慨赠书，更免不了慕名求书。时间一长，“签名书”越积越多，我便精心“聚拢”起来，置放在书橱顶层。

且不说签名书作者名气大小，也不论作品质量高低，仅看签名，便有几许雅趣。书的扉页上，签名模式有横排、有竖写，有的倚上，有的傍下，有的靠左，有的偏右，还有的居中；字体有端端正正的小楷，也有随意而为的行书，各有千秋；颇具审美意味的是，不少签名盖有印章，规格或大或小，形状或方或圆，字体或篆或隶，赏心悦目；遣词用语因身份差异、关系不同，姿态有别，“留念”“惠存”“雅正”居多，当然不乏简明扼要，只写赠予人尊姓大名，或单署作者鼎鼎名号。思量起来，这跟签名者胸襟性情、表述习惯有关。

那些别具特色的款款“赠言”，如“对待生活需要真诚”“所有的生活都未曾厌倦”“共同的根脉，永远的乡情”等等，不一而足，融情融理，富有哲思，共勉、激励、祝愿都发自内心，意味悠长。

签名书是赠受者彼此缘分使然，是心灵之约，更是情谊所系。我书橱中有一本文图并茂的签名书《永恒的雷锋》，作者张峻被誉为“拍摄雷锋第一人”，就是这本书让我与张峻先生结缘。当时我在济南军区某部任新闻干事，所属单位为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，筹建了“雷锋事迹展览室”，单位领导邀请张峻先生前来参加启用仪式，我有幸跟他住在宾馆的同一房间。因都曾在原沈阳军区部队，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，所以聊起天来皆有相见恨晚之感。他随手从行李包拿出这本书，签名赠送给我。从此，我们之间信件往来不断，后来我还特意赶到他在鞍山的家中拜访。

2013年3月5日，正在讲台上作报告的张老突发心脏病，经抢救无效离世。得知噩耗后，我从书橱中再次取出这本书，看着老先生的亲笔签名，两次见面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。

签名书，签署的是名，赠予的是书，留给内心的则是殷殷期许。这些年来，每一本签名书，我都热诚对待，细细品读，耐心揣摩。读罢，或多或少、或深或浅，总要记下点滴体悟，并与作者进行交流，无论观点是否一致，不管看法是否相同，甚或有时存有争议，这不要紧，关键是我认真读了，细心品了，对作者有了起码的尊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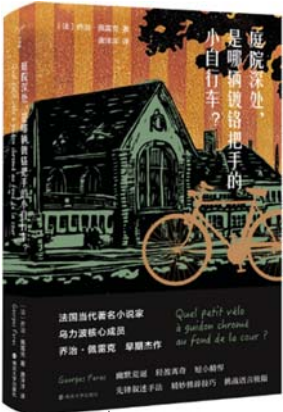
可能是我的读后评说客观、理性，富于真情，还被不少报刊编用，不经意间，已累积数十篇。行笔至此，我突发奇想：把多年撰写的读后感再进行打磨，配上封面和签字影印插图，运作编辑一本小册子，作为文友间的“信物”，书名定为《书缘》，是不是有点意思？

以书结缘，心有灵犀，静读读书，著述好书，不负热爱，不负情义！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找记者上壹点

编辑：曲鹏 美编：陈明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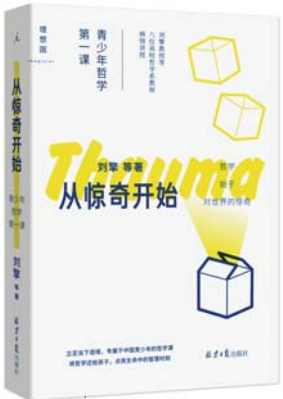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庭院深处，是哪辆镀铬把手的小自行车？》  
法乔治·佩雷克 著  
唐洋洋 译  
守望者·南京大学出版社

人文通识

# 将哲学还给孩子

□刘擎



《从惊奇开始：青少年哲学第一课》  
刘擎 等著  
理想国·北京日报出版社

很高兴和大家一起讨论哲学中的思想实验。看到在座的孩子，有些年纪还很小，这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。那时候，我10岁左右，在那个懵懂而充满好奇心的年龄，我遇到了几位老师，他们很热心地跟我谈些奇奇怪怪的“深奥”问题。他们的谈话、他们讲的故事和知识，激发了我的奇思异想，开启了我后来的学习和探索，最终使我成为现在的自己。我感到这是我童年时收获的一份珍贵的礼物。今天，我愿意将这份礼物回赠给现在的孩子们，我相信这是对我自己童年时代那些启蒙老师最好的报答，也是值得珍视的知识与精神传承纽带。

你们的眼里充满了好奇，这就是哲学最原初的动机。亚里士多德说过，哲学始于“对世界的惊奇”。人类想知道我们面临的一切是什么、为什么、怎么了……这是对我们存在的一种关切，这种关切其实是与生俱来的，但同时也是可以发展出来，变成一种自觉的追问意识的。在日常生

活中，这些好奇心可能会被淡忘，会被边缘化，但从来不会泯灭。而人类在天性中就怀着对求知的欲望。因为对世界的惊奇而想知道一个究竟，然后就有了哲学的探究。

有一个问题很有意思，就是哲学的探究最后未必能获得确切的答案，这和很多其他学科不一样。

早期的时候，至少在西方，世界上所有的学科都归属在哲学里。后来，自然哲学演化为科学；哲学继续派生，关于心灵的问题有了心理学，心理学现在与神经科学、认知科学结合在一起；关于社会的问题有了社会学；关于经济的问题有了经济学……

大家知道亚当·斯密对不对？他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之父，但实际上他把自己看成一个哲学家。读他的思想传记，我发现，一般流行的主流经济学对亚当·斯密有很大的误解，他的主张并不是完全的市场决定论、只看重经济收益和效率，他是有哲学思考的。

回过头来说，哲学派生了很多学科，这些学科追问的问题都有相对比较明确的答案，当答案面临严重挑战时，它们就会寻找新的答案。但是，哲学最根本的很多问题，都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的。比如说，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这是人生哲

学的问题。

许多重大的哲学问题千百年来仍然没有“定论”，那么哲学因此就徒劳无用吗？实际上，获得最终的标准答案并不是哲学的全部意义，甚至不是其主要价值之所在。哲学的重要意义之一，在于帮助我们激发思考和澄清思想：我们每个人在行动的时候，是依赖一些观念的，所有行动的背后都是有想法的，而这些想法都是有前提的，它们隐藏在那里，你自己都没有察觉。而哲学的讨论把它们揭示出来，考察当中逻辑的谬误，转变你追问的视角或者焦点，辨析问题的关键与困难所在。比如，有家长说孩子学习成绩不够好，他可能会问孩子：为什么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成绩还是不好？你的学习方法对不对？但是，这样说有一个隐藏的前提，就是孩子应该甚至必须取得好成绩、进入好学校。其实，应该关注的重点在于，家长想要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孩子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？他想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？这样就转变了整个问题的背景和视角。哲学会把你从一个习以为常的模式里抽出来，海德格尔把这个过程叫作“异乎寻常的问”和“异乎寻常的思”。在我们探索公共生活或者政治世界的时候，也是这样一个过程。